

你有故事,请联系我们
早报热线:82888000

分享长征故事 我从不推辞

2016年,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,一批红军后人自发成立了“齐鲁红星长征队”,重走父辈长征路,杨文就是队员之一。“这条路到底是什么样?都说长征千难万险,到底难在哪儿,险在哪儿?”她想沿着父亲的足迹看一看,是怎样的理想信念支撑红军完成长征的壮举。

今年9月,杨文第三次重走长征路。在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,她亲眼看到了湍急的大渡河。在大渡河边,杨文收集了河滩上的石子带回山东,撒在了父亲和战友墓前的松树下面。“有的红军烈士就是在这条河牺牲的,他们没有看到今天中国的样子,我们替他们看到了。今天的中国,正像他们期盼的那样繁荣强大。”杨文注意到,红军曾经走过的地方,如今都发展得非常好:贵州花江大桥、湖南矮寨大桥让天堑变通途,父亲的家乡也通了高速公路。

近年来,杨文撰写了《父亲的万里长征》《雪山草地的故事》,系统整理了父亲赖仲生的革命故事。她将传承长征精神视为己任,积极与青年学生交流,激励学子勇毅笃行、报国担当。“如果有人让我分享长征故事,我从不推辞。”杨文说。

“我现在常想,年轻一代要从革命先辈手里接过什么?就是接革命的火种。”杨文说,“要把革命火种撒下去,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。”

本版撰稿
青岛早报/观海新闻记者 于健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川西群山隐于晨雾,大渡河水从峡谷深处奔涌而出。一个月前,年逾七旬的青岛军休干部杨文来到大渡河畔,望着眼前奔流不息的江水,缓缓说道:“爸爸,我来了。1934年到1936年,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,完成了震撼世界的战略大转移。杨文的父亲赖仲生,正是那支队伍中的一员。作为“齐鲁红星长征队”的骨干成员,十年间杨文三次重走长征路,用脚步丈量父辈的信仰。

十年间三次重走长征路

青岛军休干部、红军后代杨文用脚步丈量父辈的信仰



杨文(左)在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合影。



赖仲生(中)与两个儿子。

红军大姐用生命温暖战友

赖仲生出生在四川省南部县一个贫苦农家。1932年11月,13岁的他报名参加红军,因怕自己太小被拒绝,他悄悄把年龄多报了两岁。就这样,一个本该还在田埂上奔跑的少年,走进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营门,成为一名警卫战士。

后来,赖仲生爬雪山、过草地,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,泥沼没过膝盖,但他从未退缩。而那个被他“篡改”了两岁的生日,从此留在了档案里,也留在了长征的史册中。

让赖仲生铭记一生的,是雪山上一位红军大姐。

雪山夜间无法翻越,部队需要在天黑前爬到雪线附近宿营,以便天亮后立即向雪线以上进发。一天傍晚,天寒地冻,风雪交加,战士们围在一起相互取暖。一位红军老大姐见赖仲生走路一瘸一拐,就亲切地问:“小四川,你的腿怎么啦?”得知他腿部受伤,大姐便招呼他坐到身边,把他冰冷的伤腿抱在胸前暖热。

赖仲生不好意思,想把腿放下来,大姐又说:“就这样吧,我也暖和些。”次日天亮集合,他醒后忽然觉得腿上发凉,睁眼一看——大姐的双臂仍环抱着他的伤腿,人却已在寒夜里冻得僵硬。她把最后的温暖留给了小战士,自己却永远留在了雪山上。

“父亲说了一辈子这件事。”杨文轻声说,“那位大姐连名字都没留下。”

过草地的经历同样刻骨铭心。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,粮食早已吃光,战士们饿得见什么都想吃。有一次,赖仲生发高烧,几乎跟不上部队,靠着一棵小树歇息。大家都觉得奇怪:部队已经两次走过这片草地,这棵树怎么还长着树叶,顶上甚至挂着青果子?所以没人

敢吃,都以为是有毒的树。赖仲生烧得实在撑不住了,又饿又渴,心想“反正也是死”,恰好大雨打落了几个果子,他捡起来吃了,随后昏睡过去。第二天早上醒来,他发现自己还活着,便说:“我昨晚吃了一个果子,没死。”这话一传开,饥饿的战士们立刻围上来,从树皮到树叶,转眼就把这棵树刮得精光。

终生奉献军队卫生事业

到达延安后,组织见赖仲生年轻机灵,选他进入卫生队。从此,他与军队卫生事业结下了一生缘分。

1938年,白求恩来到延安举办短期战地“培训周”。赖仲生因成绩好,能双手操作手术器械,被留下当辅导员,亲耳聆听白求恩大夫的教诲。

“父亲说,白求恩工作时废寝忘食、一丝不苟的样子,他铭记在心。”杨文回忆道。

深受影响的赖仲生,后来成为一名战地医生。他尽可能把救治点设在离战斗最近的地方,最大限度保全每一位伤员的生命。后来,赖仲生常对从医的女儿说:“要把病人当作亲人,医生每天和人的生命打交道,容不得半点疏忽。”

上世纪60年代末,赖仲生的两个女儿赖鲁萍、赖鲁滨先后入伍。身为军区干部,赖仲生深知一个“赖”字会招来特殊的目光,便提出女儿们不姓赖、改随母姓杨——姐姐改名为杨镒,妹妹改名为杨文。“为的就是不让我们受照顾、搞特殊,凭本事立足。”杨文说,这份“不沾光”的清醒,父亲守了一辈子。离休时,组织征求父亲意见,级别、房子、子女,他只字未提。每月领到工资,他总挑出最新、最平整的人民币交党费,数十年来始终如一,“在父亲心里,组织的事重千钧,个人得失轻如尘。”

在赖仲生的军旅生涯中,伤痛始终相伴。子弹曾打穿他的十二指肠和肝脏左叶,打断腰椎黄韧带,但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和后悔。后来,他又因病做了胆囊手术、腰椎手术、肾手术,腰腹部留下长短不一的刀疤、伤疤。他却风趣地对子女说:“还差20公分,我的腰上就有环城公路啦!”子女们看着、抚摸着那些伤疤,眼里含着心痛的泪水。这些伤疤,是战争留给他的勋章,也是他革命生涯最真实的见证。

十年间三次重走长征路

杨文从小听着父亲的长征故事长大。过去十年间,她和弟弟赖征军参加“齐鲁红星长征队”,三次重走长征路。一路走下来,看到长征沿线翻天覆地的变化,她感慨万千。

杨文记得,年幼时她曾随父亲回南部县老家,一路颠簸,乡里全是草棚,每家种一圈竹子当围墙,门前泥塘难以下脚。如今再走,高速公路贯通沿线,过去几天几夜走不到的地方,现在数小时便可抵达。村民住进青砖绿瓦的新房,昔日的竹林化作山水景观,门前的鱼塘修整一新,老百姓吃新鲜鱼、新鲜菜,日子富足且安稳。

最让她动容的是,过了这么多年,长征的故事并没有被淡忘——每到一地,当地群众都能讲出当年红军的往事,谈起伟大长征精神仍饱含深情。

杨文和弟弟赖征军说:“我们身上流淌着红军战士的血液,感受到的不只是出身的骄傲和自豪,更重要的是肩负起传承红色基因的责任和担当。”赖仲生用自己的一生,诠释了什么是长征精神,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。他的故事,通过脚步和文字,从雪山草地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,激励着后来者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继续前行。